

雜記類六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

蘇明允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六大吏孰

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

疑推

曰張公方平其人天

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
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
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
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旣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
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
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
正之旣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
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
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

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其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

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
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
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
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
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
或訛訛言不詳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
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
有女娟娟闐闐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
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
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

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踪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硃硃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

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餽糟啜醢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

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底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旣樂其風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

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旣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

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魑以爲可得而害也且死爲石
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
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
使魑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魑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
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
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
山之下維水瀾瀾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闕而去從遊者八
人畢仲孫舒煥冠昌朝王適王適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

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旣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其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

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
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
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
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
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
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旣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
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
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
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頌其美不厭
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

身微集卷三
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
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
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
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旣葬忠彥以告軾以爲義不得
辭也乃泣而書之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勑厭凡八百里
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
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
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

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
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
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
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
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
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
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
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
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
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

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